

JAN 8, 1944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新聞資料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一月六日出版

總字第二十二期

目錄

- 關於希臘事變 馮婦遜
- 論希臘事變 李普曼
- 解放中的危機 李普曼
- 英人民不滿政府對希政策 「時代」
- 希臘與波蘭 蔣廷黻
- 義大利民主的再生 蔣廷黻
- 關於遠東的救濟與善後 蔣廷黻
- 平物介紹 蔣廷黻
- 一九四四年美空軍戰績 「遠東概況」
- 蘇聯眼中的日本 「遠東概況」

本館之業務！欲由明註無並稿本用刊誌報報地各
。負自誌雜各掛各由真之查檢時長於名，請

論希臘事變

湯姆森 (Dorothy Thompson) 作

〔編者按〕本文作者湯姆森女士為美國第一流女政論家且為歐洲通，曾於戰前在華工作時被希特勒驅逐出境。本文刊於十二月八日「紐約郵報」。

記者對義大利，希臘與比荷時所發生的糾紛並不驚奇。幾個月來我們曾一再討論對歐洲有建立聯合民主政策的必要。我們曾警告任何把歐洲劃為「勢力範圍」的企圖，勢必會引起盟國政策上的衝突。

我們曾一再指出歐洲戰爭既由地下游擊隊戰鬥多年，已是一種思想的與革命的戰爭，我們要以同情的心情看待，設法使它納入民主的軌道，否則就成為重要的反法西斯勢力的出賣者。

我們曾警告，歐洲人民對盟方「奎士林」的厭惡猶同對於納粹的奎士林。同時對於在可怕的納粹壓迫下歐洲已產生了若干社會的力量，我們曾鼓吹要粉碎納粹暴政統治，必須同時粉碎歐洲封建主義的殘餘，為每一個解放國家建立進步的社會計劃。

目前我們決無理由食言。

目前局勢中僅有的一線光明是改組三的美國國務院的態度。許久以來美國也許已經有一個美國對歐洲的政策，因為事實很清楚，只有美國可以使若干事實圓滿進行，同時我們該記得我們是傑斐遜與林肯的子孫，用武力保留建立歐洲法西斯主義的同一些勢力，或在它們面前卑躬屈膝，都不該是我們做得出的事情。

現在時機已晚，勢力範圍業已形成，權力政治通行，並已產生惡果。人民對盟國友善的心情已耗精盡，而盟國政策的離貳不能消弭反而日益加甚，這種風聲也已到處傳遍。蘇聯正坐視西方盟國

新聞資料

1171

在鑄成錯鏢，如果以後它在這種錯誤中隻收漁利，我們當已無可奈何。
希臘的社會結構如何？希臘最近以前政治情勢如何？我們要了解這些，有幾個問題必先加以研究。

希臘不是一個工業國，一般希臘人並不相信「共產主義」，它而且也沒有成爲大工業家的前途，它不像南斯拉夫，並無天然資源可供開發，它是一個農民，佃戶與出洋商人的國家，但是自從土耳其統治的時期以後，便保有一種封建的社會結構，它有宮廷，有軍閥，有權貴，有少數富商，同時有地主，都以它的國王爲首。

前次大戰以後，維尼齊諾斯 (Vynizelos) 曾企圖在希臘建立一個民主國。但被上述這些階級所推翻，他們成立了一個以梅塔克薩斯 (Metaxas) 與君王爲首的勢力獨裁政治。梅塔克薩斯手中還有一支可稱爲「結實新進徒」的警察隊。這次大戰最初希臘曾守中立，後義大利進攻希臘，梅塔克薩斯隨之倒台，梅本人不久也即去世，國王則應國難到倫敦，並任命幾個繼任者，巴本德里歐政府是最近的一個。

同時，希臘的梅塔克薩斯的勢力頗從了代替義大利的德國。梅塔克薩斯的警備隊歸由德國統轄，並補充以若干所謂「保安」，保安營也即是與山區人民抗戰部隊作戰的軍，人民抗戰部隊的精神傳播到了流亡在外的希臘陸軍，後者也將在開羅發動過反對希王與流亡政府的叛變，後被英國巡洋艦所壓服。

巴本德里歐係希王得由英國同意後委任爲總理，以便聯合保皇派與左翼的力量，爲了完成這個目的他曾吸聚了三個希臘民族解放陣線的領袖去作顧問，但他返國以後他的政策不能使他們滿意，因此他們辭職了，同時巴本德里歐依然執行同一政策，並支持梅塔克薩斯獨裁與德國的保安營，保安營現已用以解散或戰武力，防止南希與南希派以爲好的份子。

巴本德里歐所執行的就是所謂「合法」與英國的對峙。這情勢與南斯拉夫的一模一樣，唯一不同點就是南門並不把南國的勢力範圍以內。

希臘的內戰對我們全部軍事形勢是非常不利的。但要使希臘人受騙而相信不可置信的事情的勾當終於沒有避免。現在甚至於「希臘的史佛畢」，那老維尼齊諾斯者自由黨的領袖蘇福里斯也已，被「否認」了。他說過，「我是英國的朋友而不是奴僕。」

所有這些自然並非「英國人」的政策，而只是英國現政府的政策。

解放中的危機

李普曼 (Walter Lippmann) 作

譯自十二月七日「紐約前鋒論壇報」

由於一方面在義大利，希臘與比利時所得的經驗，一方面在法國所得的經驗，英美政府對於解放初期，也就是說，德國失敗以前，若干必須應付的問題當已觀察得比較清楚了。

問題的要點是那些國家在缺乏統治所需物資與設備時還必須加以統治。請試想一國的鐵路，電話、電報、郵政、與大路交通部已被解放的軍隊所破壞或統制，這時政府不能由國外輸入相當數量的供應，甚至不能使本國所有的供應妥善分配，一國的軍備完全被敵人所解除，因此無力裝備本國的軍隊以至於警察，這種國家該怎樣統治，在這種情形之下，沒有一個人能統治得好，不啻他是進步份子中 有辦法的，或保守派中最健全的，都一樣。

依我看來，現在英美在這些解放國家中的困難，可溯到兩年半以前所作的若干諾言與行動。早在盟軍登陸北非以前，盟國即有意無意的假設，一俟盟軍解放了被佔國家，將立即運入供應品，

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並復興其國民經濟。如果這點能做到的話，統治一個新解放國家的問題也就很簡單，盟軍與流亡政府的到來如同時帶來自由與富裕。那末解放國家的國內人民與由國外歸來的政府之間就不會有什麼尖銳的衝突，同時英美解放者也都不要致於遭受嚴重的困難。

現在不論富裕與自由我們都不能帶去。這因為德日對我們船舶打擊之大超過預料，也因為德國實行了破壞港口與鐵路之策略，而電力廠又太複雜與精細。因此統治解放國家的問題與我們確定的政策的假設的情形大相逕庭。

現在想來，當時戴高樂將軍的直率與整教，迫使美國改變了進兵以對法國的政策，這對於美國與歐洲都是幸事。如果當時不改變的話，那末美國勢必滑過比目前比利時，希臘與義大利更寬火的糾紛，英國目前在別處就運用着美國以前欲在法國實行而終未實行的同一政策，已經發生了彼此不愉快的結果。

記者擬一提吉羅德政策，它的前提就是由美國還家而完全在美國影響之下的法國政府，應該成為法國的臨時政府，因為它有美國的槍桿與供應品支持。果真美國以充分的力量與供應品支持它，那末法國人暫時會支持它，這在理論上是說得過去的，但是美國軍隊如能對德作戰，而美政府又無力充分接濟法國平民，那末結果一定是流血的紛擾。

就因為我們不能立即為解放國家帶來自由與富裕，（僅有的自由是免於德國壓迫的自由），我們的政策必須加以適當修正。凡政府愈不能使人民生活滿意，它的作爲也就更需要人民中最出力的份子的同意與參與。

現在沒有一個政府能治理得好，唯一的希望，就在政府該是代表性的，他不代表蓋洛普民意的大多數，而確實代表經歷過戰鬥的人們，這些人在不容遲延改善的苦難中成為影響若干萬被動的人們的道德力量。解放國家的人民既不能有自由與繁榮，也必須有自由與英雄主義。

這是戴高樂主義內在的，則，同時也就因為我們不能（也許不是不願）在別處實行同一原則，因此終於企圖用戴高樂刺刀來支持那不滿民心的政府。這裏我並不是說在義大利，比利時與希臘能找出具有同樣力量與精神影響而得民心的政府，因為我不知實況，但是我想，事實很清楚，英國既不能以刺刀來統治這些國家，因為刺刀不能帶來充足的接濟。只要國家創殘未平，內部產生不出，外面也送不進來，一個成功的政府。

在這時候戰爭還在繼續，唯一可能的是讓人民有他們自己的政府，縱然不好，可是因為他們相信這是他們自己的，這能相忍爲國。爲了這理由，倫敦以及業已放棄吉羅德主義的華盛頓，按我看來，必須甘冒危險與困難，容許不太好的政府存在，只要這不太好的政府總還有自治的特質。否則就是代辦的政府，這政府既壞而且比較使人不能容忍。

英人民不滿政府對希政策

（譯自十二月十四日「同盟勞動新聞」）

英國各方對於政府對希臘的政策普遍不滿，已發出了許多憤慨的抗議。十二月六日有二十個議員，其中包括亞克蘭爵士在內，對英王演詞提出了一個修正案，爲英王演詞中「並未保證英軍不致用以解除希臘以及歐洲其他地區民主的友人的武裝」一點表示遺憾。若干贊助修正案的議員名單也隨呈交議長。

此外十二月初唐甫街上不斷有示威遊行，對首相邱吉爾直接表示抗議，參加的有家庭婦女，商人，工程師與飛機工人等。

自從工黨要求十二月八日在下院展開辯論以後，倫敦主要戰時工廠的代表即整日包圍了國會的

議員。代表團的請願將延至十二月八日展開辯論為止，並將於十日發動三起羣衆示威，並請由希臘代表發言。

工黨的機關報「每日先鋒報」十二月七日發表社論，主張「在黎巴嫩重開希臘各黨會議，以便決定重建政府的各派均勢與政策」同日頗有地位的「曼徹斯特衛報」主張希臘政府應延擱各抗戰領袖，並謂「如分裂太深以致不能建立聯合政府，希臘國王應考慮另一辦法，即邀請民族解放陣線領袖之一組成左翼政府」

十二月十一日工黨舉行大會，議論極多，均對政府政策表示不滿，出席代表達千人，並第一次有美國產業團體大會，蘇聯職工會，以及法比義瑞士與瑞典等代表列席。議會最後通過決議稱：

「本會對希臘發生的悲劇深表遺憾，並要求英國政府，火急採行必要步驟，立即休戰，並使所有從事反抗納粹侵略者的各階層人民能重開談判，以便建立臨時國民政府。該政府並當於儘早時機進行自由而公平的總選，使希臘民意得以伸張」

希臘悲劇真相

雅典巷戰記

(譯自十二月十八日「時代」)

雅典近郊山巒終日響着連綿砲火的回聲，震徹山谷。慘澹的天空下面隱約現出巴塞隆的輪廓，這是歐洲最古老最富紀念性的文化遺蹟。一隻隻噴火式飛機的巨大陰影不斷從巴塞隆上空掠過。在恩克羅波里斯山丘兩邊，在雅典的市街上，英國軍隊正同希臘民族解放陣線(E.L.A.S.)的武裝部隊人民解放軍(E.L.A.S.)用機關槍對着，希臘人和英國士兵的血流斑斑逐漸把街道浸滿。雅典，「民主」這個寶貴字彙的故鄉(Democracy)由希臘文 Demos 變來，Demos 的意思是人民)現在則變成兩個互相打着「爲民主而戰」招牌的部隊的戰場了。

陣線的一邊是希臘民族解放陣線的人民解放軍，另一邊是以英國官軍爲首的巴本德里歐的聯合政府。自從巴本德里歐政體的警察首先向解放陣線的示威遊行隊伍開槍射擊並對解放軍要求解除武裝的命令抗拒以來，歐洲首都的街頭，內戰的烈火便焦熱地燃燒起來了。

陣線是戰場，到處是砲聲，各部雅典市街都變成了一無人的地帶，沒有武器的人民們躲在深溝不敢出來。一個空軍深淵的早晨，英國斯考比將軍下令攻取民族解放陣線和希臘共產黨(P.P.S.)在憲法廣場的總部。余曼式坦克轉動，坦克車和空軍部隊攻進了總部，但共產黨書記錫安托斯却不見蹤影。

其實人民解放軍不都是共產黨份子，他們中有中產階級的生意人，有自由主義者，有純粹抗德的愛國份子。他們是害怕右翼政府的流於過激而戰(假如英國支持希臘國王)，正像政府方面一樣，也是爲了害怕左翼份子的流於過激而戰(假如民族解放陣線勝利)。

市街戰整天在進行，英國軍隊和英國訓練的山盾部隊逐條街道清除解放軍的據點，但解放軍仍不時闖入英軍陣地的後方，使英軍控制的地區仍然不過像戰火的海中一粒彈丸孤島。

美國時代週刊記者英格拉罕和四位美國戰地記者冒險去巡視這片戰場，走到巴梯森街的解放軍區域，但在二十五碼左近地方解放軍狙擊手向他們開槍了，三個記者奔到路邊躲下來，英格拉罕和另一位却跑不開，英格拉罕通訊裏這樣寫道：

「子彈在市街上嘶嘶飛過，慌忙中我們在並不安全的電線桿和水龍頭地方隱蔽下來。我們五人想會合在一起，但每次都被子彈把我們逐回，如是者三次，都告失敗。最後，在長長的五分鐘之後我們終於衝過解放軍砲火在一道鐵柵之下會合一起，想想下一步的行動。門窗裏，洋台上的希臘老

義大利民主的再生

善後的工作除恢復生活設備外，
還必須恢復民主自由

由於義大利民主力量，長期瀕滅的地下份子，以盟國軍事團體給予的實際援助的聯合活動，解放後的義大利重現了民主，盟國軍事團體的工程師和技術專家幫助當地居民恢復了正常的生方式。

在戰爭的聲雷與恐怖之後，在一個跟着一個的義大利城區裏，居民發現他們自己是再一次的自由了。一般說一件事物吧，「一個精練義大利的美國陸軍少校解釋道，「現在他們能夠談論他們所要做的事情，不必害怕法西斯偵探的竊聽了。他們能夠對於未經他們贊助的官方行動喊出反對的意見。他們不必再害怕一個地方官吏替他們辦的什麼事情了。」

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當盟軍進入第一個解放了的義大利大城那不勒斯的時候，城裏沒有電燈、動力、交通、運輸、醫藥設備，衛生設備和水。

十五天以內，下水道修好了，水又在城裏供應了。到了十月底，動力又重新開工了。五個星期以後，四千架當地的電話機接通了，雖然盟軍弄毀了那所中央大樓總室，和接連的電綫以及電話簿。一月初，通往義大利南部的兩千五百英里（四千公里）的鐵道修復了，雖然在那不勒斯的百分之七十軌軌，又軌和轉轍器都被毀掉了。

但是，羅馬的解放，以及組織一個對人民負責而非對薩伏伊統治王室負責的反法西斯首相波諾米的民主政府自然是需要時間的。在一九四四年六月四日以前，羅馬並沒有在盟軍之手。六月四日之後五天，巴多格里奧元帥下台了。安伯托王儲同意了羅馬民族解放委員會的要求，負責該委員會領袖，從前是一個中間派的社會主義者波羅米組織內閣，七月十五日，羅馬變成了義大利新政府所在地。

專家恢復秩序

每當盟軍戰鬥部隊解放一片區域的時候，他們一定發現街上是塞滿了瓦礫。必要商品的供應是缺乏的，陰溝是堵住的，疾病與饑餓是流行的。市民的物质需要便是當時軍事人員的第一等的責任。衆所周知的盟國軍政府，主要的美英軍官，以及在公務，各種利便，健康與衛生，教育，公共安甯，交通各方面有行政的和技术經驗的美英人員組成的一羣，就來專心致意於救助饑餓的人民和讓警察與法廷執行工作的緊急任務。以後，他們才再來幫助市民準備獲得言論自由，恢復民權自由，以及從獨裁轉入民主。

當非常時期過去的時候，管理物質建設的工程師就更移近了前線，別的專家又來代替了他們的地位。這些人成立了許多盟軍管制下的附屬委員會，準備協助應付長期的問題。他們教導當地人民以肥田法，穀物種植法，畜牲養育法，擠奶法，收割和製造食物的手續等等，因為解放軍知道愛好自由的義大利人民總想着在最早的可能時刻中，變成自給自足。各專家或者是在預先的小心的研究之後，來幫忙保存美術品，紀念碑和檔案文件。

每當作戰部隊推進的時候，盟國軍政府辦事區域是分為三大類別的。有些遭到很少破壞的小村鎮。在這裏，盟國軍政府官員和地方政府合作，譬如在某鎮裏，祇有普里提上校自己一人是跟在前進的軍隊後面的。是在晚上，他大為奇怪。「那時，」他說，「我去找鎮長和警察局長，告訴

他們我要辦的事情。一羣人集攏了來，我在演說中反覆說明我的意見。助理的機構差不多立刻就開始活動了。」

在許多村鎮裏，很少有一間房子還存在的。卡西諾(Casino)，皮格那托羅(Pignatolo)，阿奎諾(Aquino)，皮迪蒙特(Piedimonte)，和彭特科佛(Pentecorvo)。市民從躲避戰火的山上走了回來，就在從前家裏的廢址上支起營幕來。盟國軍政府人員不就是要立刻給他們搭起爐灶來，而且，譬如阿奎諾，他們有一次還把肥皂和毛巾送給幾百個人，他們排成了一條線，走向河邊，去洗滌幾個禮拜以來堆積在身的塵土與烟煤。

問題按城市大小而異

在這兩類地區中，恢復民權自由的困難要比在大城裏少很多麻煩。把困難痛苦帶與人民的官吏或許已經正式控訴已經判決下獄了，這些人是大家都能認識的，也是容易被發現的，如果他們還在這裏。著名的法西斯份子，常常是害怕復仇，就跟着德軍一同逃亡，他們對義大利市民和盟國軍政府官員雙方都增加了新的困難，他們常常帶了重要的統計和其它城中的紀錄。在許多次的情形之中，他們也帶有經濟的書記，或工人，或人帶走，在恢復正常生活的工作中，他們是可以有價值的幫助的。其次種捐稅，若其用途是維持社會安全的，還得保留，那些僅為填滿法西斯官僚腰包的新稅則取消了。

在大城區裏，一大堆同會居住盟國軍政府的人員，如繼續津貼麥農，發給義大利士兵妻子女警察的救濟費，要求允許旅行，好把死人在隱村的家墓中，許是兩個隣居牧羊人的爭吵，因為其中之一牽着羊羣在積灰之中與另一人的草場上吃草，而另一人就要照收租金。

如果去管其間的盟國軍政府官員不會說義大利的話，他就可以雇用一個說英語的義大利人，做一兩時期的翻譯員，「一個人照顧」，「好朋友」，或「熟練工作者」，這都是從盟方領薪的職業。但是，如果其間的官員一多許多美國青年一樣是會說義大利話的，他就不能再失掉時機用他們自己的語言，把這這兩隻牧羊人，他們必須自己認清是很幸運的，不祇是他們自己而且並沒有丟掉一隻羊，皮了了戰爭的危險。

在大城市中，像那不勒斯和羅馬，民主的再現是一個更複雜的問題，在羅馬的盟國軍政府官員很願意用他們在那不勒斯的經驗。在那不勒斯，過了幾個禮拜，地方法庭才開始工作。在羅馬，盟軍入城之日法庭就開庭了。盟國軍政府駐羅馬的主要的法律官員亨利克遜少校預先研知首都的民事法庭是在高深的水準上的。少校是離職的美國大西洋海岸新澤西州的會計長。他從前是州議院的議長，一九三九年曾任代理州長。盟軍差不多剛剛進入羅馬，他就召集一千名當地的律師，向他們解釋盟國軍政府法庭之執行職務的手續。這樣，首都的秩序就維持住了，直到六月十四日，沒有一個案件牽涉到軍事法庭。

羅馬是一個有秩序的城市

由於盟軍前進的迅速減少了掠奪的機會，以致很少毀滅，這是要有所負擔的，但是義大利警衛隊也是有功勞的，他們是特別被召來在羅馬服務的，他們和盟軍一同進城。德軍會把警衛隊從城出城，各自逃回國，並派義大利非洲軍團接防，這是一個法西斯的組織，是訓練來專在殖民地服務的。在德軍進城前，他們一如在那不勒斯所為，先從監獄中釋放了所有的囚犯。這些囚犯以及德軍的軍隊，圍獵擊兵對羅馬形成了嚴重的威脅，但是法律與秩序的力量還是執行得很好。

休真族長是盟國在義大利的盟國軍政府的主要官員，普里提上校是駐羅馬專員。普里提生在

美國東北佛蒙特州的巴里城，祖先是義大利人，所以會說義大利話。他曾在哈佛大學和羅馬大學讀過書。他曾在紐約州前州長雷福爾之下任副州長，有過很多的功績。他在政治與義大利問題兩方面都有實際的知識。

「最大的問題就是要隔開法西斯份子，」他說。「他們是滑頭的。當你向他們射擊的時候，你必須確實知道他們是停止開火了，不然，他們就會轉身射中你的膝部。」六月廿七日，他公佈有三千七百五十名有嫌疑的法西斯份子及親德派都在市政職務中被開除，另有一百九十八名為了安全而被逮捕。這些人包括市政府民事工作首領，義大利銀行負責人，幾個領導秘密軍事警察的將領，還有幾個貴族。七月六日，有廿五名法西斯教授從羅馬大學中被逐出。

有二十三種人要被逐出，包括黨官直到與領袖法西斯主義政治目標的新聞記者。但是，所有聯盟軍政府逐出的人都有權向十二個義大利人組成的委員會提出控訴，這十二個人是參加政府的六黨中每黨各占二人。他們是行動黨，基督教民主黨，共產黨，義大利社會黨，勞工民主黨和自由黨。這個委員會也負責清除曾與德軍合作的份子。一句話說明，這個委員會是由知道義大利自由之敵的義大利人組成的。

同時，在美國流亡的著名愛國者史佛卓也回到義大利，去辦理同樣的問題。義大利政府派他擔任高級專員的職務，管理在法西斯主義之下所犯罪過的懲處事宜，在政府控制的區域下行使職務，五月卅一日公佈，史佛卓對事處開列的四十八名教授和八十名政府高級官吏中的大部人員是在德軍佔領部份的義大利。

偵察法西斯小官十分困難

大體上，第二流的官員是最難偵察的。他們不知道德軍一起逃亡，許多人都藏入幕後，並且向地下團體的財庫慷慨捐輸，表示他們畢竟還是個反法西斯的。這些人都要依靠一種職務好保持公務繼續推行，報紙繼續出版，而真正的反法西斯份子為了取安全是要逃亡的，或是參加地下運動中的危險工作。當這些為了自由有所犧牲的人重返家園的時候，常常發現他們的職業中充滿了假裝忠誠自由事業的傢伙們。

恢復民主的努力是要穩重而慢慢進展的。收穫是主要的由於國內國外各派忠實的義大利人長期的努力的结果。有一本地下運動者的文集「義大利人的日記」表露了廿年來的壓迫怎樣加深了義大利人對自由與民主的熱情，並且使人民領悟到了永久和平的國際組織的重要性。

這種趨勢在義大利勞工的階層中是大可注意的。前有好幾個義大利的勞工團體，但是，現在都為了整個勞工側重了他們的共同目標，他們都同意融入一個義大利勞工的總同盟中。同時，在義大利北部的工人就用罷工和起義抗議德軍的佔領。在對敵抵抗中，他有了主導的部份。

一種自由的報紙開始在義大利重新出現了。「義大利日報」因為前寫蓋達而被暫時封閉，是很長的一個時期了，它就要換一個名字恢復出版，這是由一直主持該報到一九二四年的柏夏米尼編輯。「消息報」換掉了前任宣傳部長，換了一個反法西斯的編輯史密斯來代替他。趨勢是朝向辦一種供給消息的報紙，以滿足公眾，他們在廿年的宣傳之後是需要不加假飾的新聞的。此外，政黨機關的出現現在是獲得允准了。

因此，民主的勢力重來管理義大利的人民了。

關於遠東的救濟與善後

蔣廷黻作

(編者按)聯合國救濟善後總署遠東區委員會即將於澳洲開會，中國代表蔣廷黻已離華前往參加。茲特譯刊蔣氏所撰關於該委員會的說明，以供各方參考，原文載「自由世界」十一月號。

救濟善後總署有兩個地區委員會，一在歐洲，一在遠東。委員會本身是個擬訂政策的機構，大會曾有決議委託職務，給它權力。

從實際的情形來說，遠東與歐洲不同。遠東的地域與範圍較歐洲大；遠東民族性之不同，亦較歐洲為甚。假如遊歷過南太平洋的島嶼，或走過亞洲大陸的國家，就會發現各處歷史、文化的背景，地理的形勢，社會、政治、生活習慣，實異於歐洲。遠東區委員會必須真正的體驗這種實情。

遠東責任的情況，要求工作分散進行，若委員會要顧問行政技術等枝節事項，則電報的來往，議決，委員會及小組委員等，將忙不開交。不論社會所關心的是什麼，委員會當即迅速及有效率的處理。此外最重要的事，署長與其僚屬及各該區的政府，必須保持直接的接觸。因此救濟善後總署決定分別在重慶及悉尼兩地分設辦事處，這是合理而實際的步驟。

重慶辦事處將與中國政府接觸，目前僅是準備與計劃。悉尼辦事處首先與澳洲，新西蘭及荷屬東印度當局接觸。兩個辦事處的工作，從策略方面說，須由遠東區委員會督導。

歐洲戰事比遠東先一年結束，同時署內歐洲國家的數目多於遠東。因此，遠東的人愛慮會被救濟善後總署所忽略。但在救濟善後總署的文告內，並未發現任何對遠東的歧視。聯合國家力求建立的新秩序，總署將勉力實現。

遠東區各方與委員會內充滿互助的精神與密切的合作。中國方面，並未要求在遠東各國中有優先或優越的特權。中國承認救濟善後總署的工作在中國將是遠東最大的部份。中國政府本年春已指派一個特別委員會，計劃戰後救濟及善後的工作。這個委員會已完成了他的使命，即將向總署報告，茲綜述其結語如後。

(一)委員會認為中國戰後救濟及善後工作異常艱巨，實在中國政府及救濟善後總署的負擔程度之外。希望政府與救濟善後總署分擔責任。其在二年內未能完成者，應由政府單獨完成之。

(二)委員會向總署提出注意中國通貨膨脹的問題，並希望總署的工作不致使通貨膨脹問題更加惡化。為達到這個目的，有人提出，在可能範圍內採用公共工程的方式，以工代賑。又有人提出，將救濟的物資換了中國貨幣，以作救濟及恢復的用途，亦頗適合。

(三)委員會指出恢復中國運輸之重要。一般相信由於這些善後工作的結果，中國自己生產力將獲得發展，而外界助力的需要可以減少。大於運輸的是醫藥的援助。中國人民經七年營養不良，結果已引起疾病。千萬的逃難者散播病菌於他們足跡所到之處。故對於戰後健康問題，無論是醫藥的供給或醫藥方面的人才，均不能缺少，救濟善後總署之援助。健康問題之外，是氾濫區的善後，及河堤的修築。在這方面費力不多而有裨於中國農產極大。但若被忽視，則大災將隨之而來。

中國救濟善後工作的將來，頗難確定。中國政府及人民對之應有勇氣及堅忍的精神。中國為了解救濟善後總署的工作出於善意，則勿作過多的祈望。這一點，在受戰爭摧殘的國家，無論是在歐洲或遠東均屬確實。

一九四四美國空軍戰績

檢討一九四四年間美空軍的作戰紀錄，其活動範圍已遍全球。在歷史上，軍事力量伸展地廣如此之廣，實無前例。

一九四四年間，美陸海軍航空隊始終保持壓倒敵人的優勢，獲得連串的勝利。盟國陸海軍，絕無因為敵人空軍勢優，而自目標據退者。每一戰役，我方地面部隊均由空軍作前導，掩護挺進。美空軍作戰的第二程序是輕化被包圍而繼續頑抗的敵人。

一九四四年內，美空軍的成就不單在作戰。空中運輸，接應軍隊必需物資，厥功亦偉。護航隊中以母艦作基地的機隊，曾粉碎了敵人潛艇陰謀。

地中海空軍隊曾切斷軸心供綫，使義大利經濟中斷。經五個月的封鎖後，登陸的盟軍佔領羅馬，把墨索里尼逐出戰爭圈外。

第十五航空隊自義大利出發，毀滅了軸心國家在羅馬尼亞的石油貯藏。駐英國的陸軍第八航空隊削弱了德國的飛機生產，破壞了他們的工業，第九航空隊不斷轟炸歐洲淪陷區，使德軍飛機失去基地，使英國少受轟炸。

第十二航空隊掩護盟軍進攻法南，克拉克中將得突破敵人的哥德防綫，得力於空軍協助不少。第八和第九航空隊輕化諾曼第，使盟軍登陸方便許多，空中運輸隊輸送士兵上前線，接濟給養，運載傷兵歸國醫治，成效亦至顯著。

第十一航空隊自阿留申羣島起飛，不斷炸日本海軍基地，牽制日機隊大部實力守衛本土。遠東方面，第十及第十四航空隊保衛中印交通，在中國沿海炸沉日本船艦，總噸位甚巨。

中太平洋海軍機隊和駐夏威夷的第七航空隊對敵人盤據的島嶼，海軍航空隊員擊落敵機比率最高。一九四四年內，因空軍掩護得力，我方船艦無重大損失。菲律賓之戰，海軍航空隊曾屢炸敵空軍基地。雷伊泰和明多羅登陸時，事先得機隊炸敵，輕化敵人的抵抗，遂收事半功倍之效。

一九四四年夏，陸軍航空隊總司令安諾德上將成立第一超遠距離轟炸機隊——第二十轟炸機隊——用B二十九式超級空中堡壘，自中國基地炸日本本土。十一月間第二十一轟炸機隊成立，以塞班作基地，使日本本土工業區更受不斷的轟炸，以目前形勢來說，美空軍已穩佔無往不利的優勢。

蘇聯眼中的日本

格拉茲丹日夫作 譯自十一月二十九日「遠東概覽」

太平洋方面存在着一種奇妙的情勢。中美英的盟邦蘇聯在對德作戰，但並沒有對日作戰。就因為這一點，盟方討論對付柏林東京軸心的若干次會議都分裂成兩個舉行，一個致力研究軸心的歐洲方面，另一個蘇聯代表並不參加，討論軸心東京的一端，一九四三年十一月開羅與德黑蘭的會議如此，一九四四年八月至十月敦巴頓橡園會議也如此。一九四三年十月莫斯科會議時，中國確曾簽字於莫斯科協定，但是協定只關乎歐洲問題，而中國對於歐洲戰爭也是交戰國之一。

納粹向蘇聯進犯以前十週的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日本與蘇聯曾簽立為期五年的中立公約，公約內規定如訂約國之一欲廢止公約須於滿期以前一年通知對方，否則公約將自動延長有效期五年，因此蘇日雙方如果都尊重公約，在一九四六年四月以前雙方必須維持中立關係，如一方欲恢復行動自由，也得於一九四五年四月通知另一方。這時機距現在已不過五個月。我們在這時候來檢討一下過去三年間蘇聯出版物對日本的態度也許是相當有趣的。

通常一國的外交關係可以由政治家的談話與訪問記，外國記者的觀察，以及該國作家在外國刊物上所寫文章中看得出来，不過蘇聯的政治家極少接見記者或公開發表政見，蘇聯的作家也沒有在外國刊物上發表文章，而駐蘇外國記者的觀察也不夠周密，因此關於蘇聯外交政策的消息的最好來源就是蘇聯的出版物，在蘇聯報紙中最有名的當推「真理報」、「消息報」與「工作報」，三報每日銷數百萬份。此外蘇聯的地方報從來不發表上述三報所不登的外國消息。至於評述外國新聞的雜誌中最重要的，有職工會機關報「工作報」所印行的雙週刊「戰爭與工人階級」，聯共中央委員會的雙月刊「布爾塞維克」，與蘇聯科學院有關的世界經濟與世界政治社所出月刊「世界經濟與世界政治」。「戰爭與工人階級」銷行數十萬份，「布爾塞維克」在戰前銷三十萬份，現在約十萬份，「世界經濟與世界政治」戰前銷二萬，目前銷數約一萬五千五百份。由此可見這幾種刊物都擁有廣大的讀者羣。

我們如細心閱讀這些出版物，可以發現它們對日本的政策，並無差別，往往各雜誌的投稿者是同一作家，另外有些作者提到蘇日關係，也分別引用同一官方文告或真理報與消息報社論中同一整文句，不過，我們可以發現過去三年間蘇聯報紙關於日本的文章或電訊發得比較前少了，而這些文章也不像以前一般大量地採用日本材料了。

雖然文章刊登數量之少可以藉編已普遍而少的理由解釋，（莫斯科的報紙都只限出四張，「世界經濟與世界政治」的版面縮少，同時印數也已減少），但是這情形可決不能以直接由日本獲得材料不夠的理由來解釋，舉例說，蘇聯日本問題專家之一阿伐林於一九四三年四月發表一篇文章，它裏面就三三沒有引用一九三八年以後的日本數字，倒引用了一九四一四二年出的一遠東概覽」，倫敦的「經濟學者」以及「中國國民評論」（La Revue National Chinoise），這時候日本的出版物蘇聯還繼續能收得到。同一文章中曾提及「商業的日本」一九四二年十月號，其他的文章也曾提到「東 朝日」與其他的日本報紙。再說這種做法是由於蘇聯當局不希望，以便避免日本誣指蘇聯利用在日本的機密為日本的敵人傳遞情報。

蘇聯的報紙

蘇聯報紙對於新聞的處理是有趣的，它們決不刊登敵方的公報，這做法開始於革命以前。同時敵方傳來的半官消息與廣播評論也決不刊登，除非它們內容有利於盟方而不利於軸心，現在雖在太平洋戰爭中守著中立，但蘇聯對於這地區消息與盟方消息同樣看待，這也就是說，把日本當作敵人一樣看待，所有關於太平洋方面的戰訊都來自華盛頓，重慶，悉尼以及其他盟方來源，而決不取自東京，但是如那一個日本海軍大將戰死，或者日本首相向日本議會報告危機日趨嚴重，或驚惶失措的日本天皇，讓拜禮宗祈求消災禱，蘇聯報紙也會刊登來自東京的電訊。在蘇聯報紙所刊絕少關於太平洋與中國的文章中，同情總公開地對與盟國方面，而且特別對於中國人民，提到日本的時候往往自由地使用如「侵略者」、「帝國主義」等名詞，但絕少對於日蘇關係的討論。

在蘇聯報紙發表關於日蘇租借軍用島協定的消息與社論（一九四四年四月一日，協定係在三月三十日簽訂）以前，蘇聯的讀者一向當不會對日本實行其在一九四一年四五月間所作之諾言沒有懷疑。一九四一年四月中立條約一週年紀念日「真理報」的確說過「為中立公約的繼續存在計，日本必須對條約保持蘇聯一樣的態度，……被軍事勝利沖昏了頭腦的日本軍事法西斯集團必須認清，他們對蘇聯在太平洋的侵略戰爭的論調，勢將引起禍害，而受害最大的將是日本自己」，不過一個不負責任的，常常不負責任的，認為「日本對蘇聯的侵略態度」的警告與關聯着「日本軍用法西斯條約」的諾言以外的蘇聯事情，特別因為蘇聯報紙上從未表露過必需對日作戰的「空談」。蘇聯報紙對於日蘇關係或不在意蘇聯人民什麼都不知道，他們確實對法西斯集團的政策與意圖等等，顯着從他們的理論與實際的訓練，這次戰爭不久以前，由於以一九〇五年以俄國海軍干

島一役被日本擊敗一事為背景的一本小说出版，開戰以後又由於保衛旅順港力抗日本陸軍為題材的另一本小说的出版，蘇聯對日本已記起了痛苦的回憶。此外一九三八年蘇聯與高麗邊境曾發生張鼓峯事件，一九三九年在「滿」邊境發生過諾門罕事件，事後曾有數百萬本有關於這些事件的小冊子發行。

雜誌上的文章

現在讓我們看看雜誌上的文章，一九四二年三月出版的「世界經濟與世界政治」發表過阿一篇伐林斯寫論日美英軍力的文章，雖然文章寫在日本正當勝利達到高潮的時候，但作者所得結論說「在太平洋戰區日本不能不作戰的初期佔有兵力上的優勢」，他的理由是「到一九四二年雙方海軍形成均勢的時候，日本的地勢必日趨衰微」，這文章所作唯一錯誤估計是關於中國的，阿伐林斯稱：中國軍隊將在大陸上牽制大量日軍，「中國的軍事活動勢必產生新的價值。」同一刊物的九四二年六月號，魯克耶諾夫夫人分析日本經濟上的困難，結論稱「目前日本已經遇到巨大的困難，戰事愈持久，日本經濟上的困難勢將愈趨顯著」這文章是非常客觀的，由紐約與倫敦方面的人寫作也不過如此。

同一刊物一九四三年一月號內有一篇艾都斯所寫關於珍珠港事件以前日美關係的文章，作者是一個蘇聯刊物上初見的筆名，也許是一個老作家的假名，文內說到過去四十年的關係，特別注意於最後幾年。這篇文章並非客觀，並未應用「帝國主義者」「資本主義者」等字樣，僅僅有一段說到「那所謂（日本）溫和派曾希望採取一種不令對美關係惡化，並使美委協一致削弱中國的政策」，在文章開頭與結尾處，作者一再強調日本對美進取不宜而戰，且其時兩國談判尚在進行中。

一九四三年，「世界經濟與世界政治」的二月號發表阿伐林斯論日本戰時經濟一文。雜誌另文曾指斥德國對蘇聯的進攻為荒唐的戰行。阿伐林斯的文章則完全沒有這種論調，它的結論說，日本的經濟困難正日趨嚴重，決定的因素將是日本利用其新領土資源的能力，但這種利用的工作一定無可避免地要遭遇許多巨大困難。作者在這裏把「利用」一語代替了剝削。

一九四三年「戰爭與工人階級」的六月號上有朱可夫博士分析戰時「日本帝國主義」的地位的文章，他指明日本給與亞洲人民的獨立是「騙人的」，這些「獨立」國家的權柄實際上是在日本的將領手裏，日本在經濟上落後盟國很遠，戰爭中它所得有利形勢已經消失，而戰爭的長期性已很明顯，它的經濟將因長期戰爭而耗竭，而盟國作下冒險計劃，竟與美英等列強陷於無窮的苦戰，日本所費代價勢必十分巨大。」

同一雜誌另一期（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五日）上朱可夫博士評論時事措辭更加露骨，他稱呼日本體格亞洲的民心為欺騙，曾明白指明「日本軍閥空言把東方人民由外國統治中解放出來」是作繭自縛，該文結論略謂「希特勒德國在歐洲所遇不可避免的困難，勢必為太平洋上的日本造成特別的困難」。

對德國的斥責

一九四四年四月一日同刊社論詳述日本庫頁島租約的結束，特別指出日本違約已經三年。該刊編輯認為這事的原因就是希特勒德國曾時的勝利令日本政治家們沖昏了頭腦，社論並申論稱「在最近簽定的蘇日協定內不難找到蘇聯正確而堅決的外交政策驚人的表示，它在國際關係中的影響與地位，以及在最重要的國際問題的解決中所具有的聲望，這些協定的值得我們重視也因為它表現蘇雙方善意與相互的意願——與中立協定向配合——足以為日蘇關係中，有關雙方利益的若干問題寬取正當的解決。」一九四四年的「布爾塞維克」五月號曾把最後一段話一字字地重述一遍。

一九四四年「布爾塞維克」四月號中另有朱可夫博士論文一篇，作者指出德日之間從無巨大的互愛與信任關係：「日本與希特勒之間的關係從未建立於至信。關於這點自有其確實而重要的原因。誰不知道希特勒撕毀他自己簽訂的條約態度尤同性西斯匪徒，殺人一般地從容？」不過作者總算沒有提起日本軍閥違約背誓的慣例，據朱可夫的視察，「珍珠港事變的發動實在由於希特勒劫掠戰爭所激動」不然「日本不致向強大如英美等國家挑戰」，他說「蘇聯人民反抗希特勒侵略者的英勇鬥爭給予日本的深刻的印象」，以後甚至極端分子也漸漸清醒過來，德國法西斯主義的命運已經決定，而日本情形愈困難，由德國法西斯主義清醒過來也更加迅速。日本過去過高估計了希特勒的力量，終於發覺自己已走到了窮途末路。覺悟的事例在信奉法西斯德國而而摸倣它的團體中也屢見不鮮。日本雖然一再遲延而終於決定實踐一九四一年春季對蘇所作結束日本租借權利的諾言，不是沒有理由的」……作者同時又着重地指出，「日本當已充分認識削弱蘇聯的企圖不論其來自何方，一定失敗無疑，又說「每一有思想的日本人當已看到劣跡昭彰的柏林東京軸心的前途是何等地黑暗，日本與必敗的德國法西斯主義締結同盟實已造成嚴重的錯誤。在目前戰事迫至日本維持盟約日本對希特勒德國即將到來的軍事挫敗極感恐懼，但希特勒可恥的結局不可避免，這就再度說明日本將自己的命運和德國聯在一起實在是一個巨大的歷史錯誤。」

日本的危機

「戰爭與工人階級」最近一期刊有另一蘇聯的日本問題專家普普夫（N. Popov）的文章，研究日本在「大東亞共榮圈」內的地位，結論稱：「日本佔領亞洲大陸的各處土地已不止一次，但每次都被迫撤退，放棄所佔的土地。而且在這次大戰中它與希特勒聯合，勢將回歸於虛，「大東亞共榮圈」內日本侵略者也沒有獲得一個堅固的經濟與政治的基礎，由於各方在太平洋上的反攻與中國延長戰爭，日本帝國主義的形勢已愈加困難，歷史勢將重演。」

據「紐約時報」轉載，「戰爭與工人階級」十一月號，內編者於泛論時局時稱，麥克阿瑟的打向菲島已證明日本用其進攻侵略的「大東亞共榮圈」有了破滅的危險。

對中國的同情

這篇關於蘇聯報紙對蘇聯處理日本間諜的簡短探討提供了下列幾點：

- 一、按蘇聯報紙所表現的情況看來，蘇聯政府由於一九四一年四月簽有中立協定正懷疑地等候着，並避免任何可被解釋為技術上非中立的任何行動或姿態。
- 二、不過蘇聯的出版物並不隱諱它們對於中國以及其他遭受日本侵略的國家的同情。
- 三、蘇聯報紙對於太平洋戰區消息的處理並不是中立的，它們經常刊佈盟方傳來的消息，日本方面的消息只有關於它的失敗以及其他困難。
- 四、除了對日本在大陸與南洋的政策以外，蘇聯報紙從未發表過可被認為對日本本身仇視的談話，文章或評論，也從未發表要求日本任何部分土地與恢復蘇聯在滿洲的政治影響的要求。但日本報紙對蘇聯的攻擊或日本極端分子建議要求蘇聯領土（或外蒙任何一部分），一定立即施行蘇聯報紙能用的強烈口吻予以答復。
- 五、若干段談話與文章顯示蘇聯不致放棄與日本所訂中立公約。這也就意味公約有效期間將延至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蘇聯是否按照條文規定於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廢止公約，不可能由蘇聯出版物的反映來判斷，假定蘇聯這樣做的話，那一定太平洋戰爭達到頂點，蘇聯在遠東已經獲得充分的行動自由的時候。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假定，蘇聯的政策一部分由亞洲的形勢，部分由美國對蘇聯的政策決定。